

青未了



由于时间久远目树丛茂密,费尽周折仍一无所获。到中午打算放弃返回时,突然在一条不起眼的小路上无意间抬头,惊见巨石上“山海重光”四个大字。这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

■忆海拾珠

尘封62年的崂山抗战刻石

□ 宋品毅

从2005年我就开始寻找崂山抗战刻石。当时我和青岛的几位文史专家到白云洞考察,考证了日寇在白云洞杀害7名道士和平民的罪行,找到了枪支修械所原址和遗留的证据,还有当事人的宝贵回忆,更有李先良题字“白云为家”的石刻。后来我查阅了相关资料,得知李先良还题有“山海重光”的抗战刻石,我就开始寻找这块刻石。

2007年,我终于找到了“山海重光”的抗战刻石。在此之前,崂山风景管理委员会寻找了好多年,我和朋友也根据《李先良回忆录》的线索,在崂山太清宫附近找了三年,但一直没有找到。有一次,我无意中和太清宫工作人员提起刻石之事,住在附近青山村姓林的老人告诉我们,他小时候上山割草曾看到过一个刻石,听家里大人说就是李先良的字。随后,我在老人的带领下,携带木棍、砍刀、绳索等工具来到太清宫后的老君峰附近,并在茂密的树丛中用砍刀开路,互相间隔四五米展开拉网式搜索。由于时间久远且树丛茂密,费尽周折仍一无所获。到中午打算放弃返回时,突然在一条不起眼的小路上无意间抬头,惊见巨石上“山海重光”四个大字。这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

尘封62年的刻石在一处高约10米的巨石上,“山海重光”四个大字每个字深近10厘米,高宽各3米左右;在上面还有“抗战八周年”5个繁体字,字略小,分两排,



抗战八周年刻石

而且“山海”两字和“重光”两字中间已出现一条约20厘米的裂缝。

根据有关资料显示,“山海重光”刻石显然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8周年而刻,巧合的是,完工之日正是日本投降之时,而我在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之际寻获此处刻石,又是一种巧合。

一年之后,我又发现了一块“山海重光”石碑的其中一半。2008年,我在参观青岛市博物馆时,在馆外东部的院内无意间看到半截石碑,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“重光”两个大字,在石碑左侧能看出题字人“李先良”的名字,这应该是抗战胜利纪念碑的一部分。我立刻向馆里的工作人员询问这块碑的来历,想借此得知上半块的下落。馆里的工作人员表示,这半块碑是2002年3月随青岛市博物馆迁址到此处展览的,至于碑的上半部分,他们也不知道下落。

我随后和报社记者联系了岛城著名的文史专家鲁海先生。当他得知发现了这块石碑时表示很意外。他说,因为这块石碑在“文革”的时候被红卫兵拆除,从此下落不明。现在下半部被发现了,上半部很可能在民间。后来有人提供线索,说在第一海水浴场见过,但找了多次没有找到。让分离的纪念碑早日“团圆”成了我最大的心事。

“山海重光”碑以前设在沂水路11号路南端临海处。抗战胜利后,在这里重立了一座“山海重光”碑,碑宽1米、高2米左右,由当时的青岛市长李先良题词,书“山海重光”四个字,字高、宽各40厘米左右,左侧刻有“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”字样。“山海重光”碑是抗战胜利纪念碑,也有叫青岛接收纪念馆的,这在青岛过去是有名的地标,上岁数的老人都知道。但围绕题字有不同意见。据芮麟(著名社会教育

活动家)介绍,重修接收纪念馆碑面题词时,恭请老市长成章先生(即沈鸿烈)题词。但我后来从李先良的照片和现在留存的石碑来看,确定“山海重光”是李先良所写无疑。

查找史料发现,这块抗战胜利纪念碑历史异常曲折,它最早的名字叫“保罗·叶施克总督纪念馆”,是1903年德国人为纪念在青岛去世的叶施克总督而建,这是一座底部呈六角形的白塔式全花岗岩建筑,通高约16米。塔身中下部的回廊形成了一个碑亭,塔身镶嵌有12块精心打制的铜牌。后几经更迭,1945年,日本宣布投降,民国青岛市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,对这座塔进行改建,重新书写了碑文,记录了抗战的功绩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,为修建全国最大的主席像,青岛二中的红卫兵将该塔拆除。后来,主席像修建工程半途而废,纪念馆用它的消失又记录了一段历史。

■行走齐鲁

章丘清代庄园——裘家大院

□ 孙廷华 王汝生

章丘普集镇杨官庄历史文化悠久,占地五十多亩的清代庄园至今保留完好:高大庄严的门庭,飞檐斗拱的青砖瓦房,二龙戏珠的雕甍,优雅的小姐绣楼,还有那幽静小巷内铺路的砾石图案,处处都展示着曾经的辉煌。围着这座庄园漫步游览,似乎看到了梳着长辫,身着长袍马褂的清代人的身影,似乎听到那绣楼里传出的悠悠琴声……因这座庄园的主人姓裘,现代人称此为“裘家大院”。

据《章丘县志》载:“明初,杨甫迁、杨甫运兄弟从枣强迁来建村,名扬廓庄。后来,杨家杨宝华、杨宝大兄弟相继中武举人,改村名为杨官庄。”明朝万历年间,裘姓人从本县裘家村迁居此庄,后繁衍生息,成为庄里的大姓人家。嘉庆年间,裘家第十七代子孙裘肇远和兄弟裘肇运开始做羊毛擀毡生意,因做工精巧,耐用,很快打开了销路。几年后,所做毡帽畅销山东而发了大财。于是,兄弟二人开始兴建豪华府宅、建裘氏祠堂。为确保建筑质量,裘家雇用了精巧石匠在长白山开凿坚硬度高的砂石,并用鑿子加工成统一尺寸的方正料石;建筑所用青砖、青瓦都是裘家定制模具,找上等密



裘家大院

厂做坯烧制而成。为防止墙缝开裂,所用石灰经三次筛滤而制成细腻的灰膏,并加黏米汁调和,以加大黏度,增强韧性。据说,裘家大院从开工到竣工历经十年之久。正是高标准的建造要求,才使这处庄园历经了二百年的风雨侵蚀依旧壮观。

裘家大院坐落在庄北首的东西大街上,裘肇远(老大)所建的大院占据上首居东,裘肇运的大院居西,两个建筑群体各有特色。东侧大门前长条石砌成高高的台阶,下有拱形流水道,衬托突显门楼高大庄严。雕刻精美的滴水瓦,四条高挑的房檐上神兽傲立,正

中的顶檐中平两边翘,威风挺拔;瓦檐下木角镂空,点缀着飘逸的祥云。大门正中悬挂版刻门匾,上载“熙朝伟英”四个大字。大门迎面是一方影壁,菱形排列的方砖修磨得平整如镜,影壁四周刻有云朵图案,整个门庭显得气派大方。

进大门左转,是一座砖雕和垂花木雕形成的角门,由此迈进第一重四合院:东、西、南房错落有致,五层台阶衬托起五间高大明亮的北屋;门前,厦檐下浮雕龙凤栩栩如生,窗棂上刻鸟描梅活灵活现,精工巧艺令现代人感叹。推门进屋,迎面

是两根木立柱组成的屏风,据说,屏风上面悬挂的是治家格言与裘家祖训。观看东西,各有两根立柱顶梁夹间。昂首看,房顶檩上嵌着做工精细的方形木片,梁为榆木,粗壮结实。由此可见当年东家颇有心计,因榆木梁含有“余粮”之意。

庄园的西侧大门与东侧大门的设计大致相同,却多了上马石、下马石。房顶两边是昂首翘尾的青龙檐,屋脊中间是个巨大的绣球,左右图案为雄狮,牡丹与荷花分布两旁比配相宜。大门两侧墙上都有四个拴马桩,以此可以推断出当年裘家人来人往、车水马龙的兴旺景象。迈进大院,西北角处的二层绣楼格外引人注目,前厅雕刻多为花草雀鸟,登上绣楼,透过后墙的拱形窗户,野外风景尽收眼底。

七进八出,左拐右转,庄园内所有的院落全为方青砖铺地,所有后窗、山窗都是圆状石棂;大门和厅门上皆有双框,门上刻有精美的垂珠。门、厅、柱、壁上精刻的竹兰梅菊或飞鸟走兽随处可见,透雕、版雕、砖雕、石雕比比皆是。细细观看揣摩,简直就是在欣赏艺术珍品。

一座庄园,一笔丰厚的遗产,闪烁着先人的聪明才智,讲述了一个尘封的故事……

■乡村风物

“榆”音绕梁

榆木梁不仅结实牢固,而且还吉利顺耳,“榆梁”有“余粮”的意思,所以饿肚子饿怕了的山里人都以用上一架“榆梁”而高兴和自豪。

□ 马洪利

艳阳高照四月天,爬上大树吃榆钱。眼下正是榆钱鲜嫩、满树飘香的好时候,喝“榆钱粥”、吃“榆钱小豆腐”、熬“榆钱稀饭”……一说起这些来,就让人馋得直流口水。每每此时,便让我想起童年时期爬上老榆树采榆钱的事儿来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榆树是乡间的“村树”,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家院子里栽上几棵像样的榆树。春天一到,整个村子都被青翠嫩绿的榆树“包围”着。因为和“余”字谐音的缘故,所以,榆树又是家乡人的“宝贝树”和“吉祥树”。因为像是一串又一串的古币铜钱,所以名叫“榆钱”。因为枝子上的榆钱都是一串一串的,所以在我们这里“榆钱”也叫“榆串儿”。

“榆树”的谐音是“余数”,“榆钱”的谐音是“余钱”,而用榆木做的房梁又谐音“余粮”。农家院子里栽树是有讲究的,虽然“梧桐树上落凤凰”,但院子里栽上梧桐树却不能“当千粮”,而榆树却能够解决“吃”的实际问题,所以家乡人都习惯于在家中栽些榆树。不仅榆树的叶子和榆钱都能吃,而且榆树皮也能充饥填肚皮。在上世纪缺吃少穿的那些年里,家乡人还是靠着榆树抵挡了一阵子的。吃没了榆钱,再吃榆叶,吃净了榆叶就干脆扒榆树皮充饥。听老辈人说,吃榆树皮得先把榆树皮外层的老皱皮刮掉,然后把里边的一层嫩白皮揭下来用石头砸烂,再经过数次的淘洗过滤晒干后,才可以掺上些粗粮、谷糠或野菜捏成“榆皮粉窝窝头”吃。栽下榆树防饥荒,家有榆树心不慌。在那饥肠辘辘的年月里,家家户户都依靠院子里的几棵老榆树挨过了难关,甚至可以说,榆树就是让村里人饿不死的“救命大恩人”。榆树全身都是宝,就是劈不开的老榆木疙瘩还能制作精美的盆景和漂亮的根雕呢。

那时候,不管是盖草屋还是盖瓦房,榆树是农村盖房子的主要木材,尤其是用榆木做的房梁更是一大喜。因为榆木梁不仅结实牢固,而且还吉利顺耳,“榆梁”有“余粮”的意思,所以饿肚子饿怕了的山里人都以用上一架“榆梁”而高兴和自豪。栽下榆树娶媳妇,用上“榆梁”迎新娘,更有意思的是,在那穷得揭不开锅的年月里,女孩子找婆家的时候,向媒婆提到的首要条件就是男方家的新房子必须是“榆梁”,图的是女孩过门之后不缺吃的,有“余粮”。

现如今,家乡人不再为填饱肚子的问题忧心犯愁了,房前屋后栽新榆树的基本上没有了,而且村子里原有的老榆树也越来越少,被可以卖大钱的经济树种取而代之,比如核桃树、柿子树、苹果树、樱桃树、山楂树、红杏树等等。但是,我对于“救苦救难”的老榆树的感情却一点也没有减少和改变,并且难以忘怀。